

# 自由談



## 詩的看法

·季用·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上蒼山不同色，這話雖然說一個人容易迷惑，但畢竟還有點標準，大約橫看成嶺的，側了就是未必是，眼睛看客觀事實，多少有點準兒。說到了詩，可就比這個更麻煩了，如果你橫看他成嶺，我也許就偏偏看成峯，而且可以站在我的立場跟你抬槓，罵你。假設你說是嶺我也說是嶺呢，人家又要罵我，像蒼蠅似的，隨着人家的垃圾亂嗡嗡。你看，「李杜詩篇萬古傳，至今已覺不新鮮」，「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這還了得！這「新」，就使我們平庸的人毫無辦法。

你作詩的有沒有新意是另一問題，事實上你的東西如果「不新鮮」恐怕就沒有主顧，那麼只好糊在毛脚牆上了。我這裏要說的乃是對於別人乃至古人詩的看法，能够瞧出一點新意來，不管這個新意是不是真是古人的或者別人的「本意」，但是你能說的頭頭是道，讓別人心服口服，那可就老大不容易。我讀了一二十年中國文學史，說來說去老是那一套，「郊寒島瘦」，「杜陵詩史」，陳毅子爛芝麻，隔夜油條，一點「新味兒」都沒有！就是作文學批評史的，也只是亂抄文苑傳，儒林傳，詩話，詞話，文評。過去中國詩人或學人，又都喜歡於政事之餘學術之餘寫那麼一兩卷××軒××齋的詩話之類，作為自己文集的「集屁股」，這裏面大半是抄了人云亦云的話充數，要不，就是捧同門，捧朋友，捧親戚。鼎鼎大名的隨園詩話，裏面誠然有若干可取的觀點，可是捧女弟子的東西也教人肉麻。甚至還有專門替自己鼓吹的，那就更加不成話，我們搞文學史或文藝批評，要是只把這些東西作寶藏，一定不會弄出什麼好玩意來！

最近我讀了一多的唐詩雜論，覺得滿足了我多年不滿足的慾望。他絕對不人云亦云的胡扯一套，湊足字數算文章；或者，抄引一大篇舊書，加上個頭尾，扯兩句淡話，也就算自己的名山之業。我們在他所作的「宮體詩的自贖」裏，看出大朝到唐代詩風到底是怎麼演變的？劉希夷，張若虛，盧照鄰在初唐的詩風裏有了什麼樣的作用？這比開口陳子昂閉口魏徵那麼講初唐詩可是大有分別了，就是初唐四傑，他也看出其間的分別和硬把性格不同的兩組捏到一塊的不對來。這種議論，全不是用傳統的方法告訴你，像教科書似的一，二，三，四往你腦袋裏塞知識，他是用了帶領你的感情的方法，讓你不由得不跟着他的路子走。詩文評作到這個程度，可以說本身就是一首好詩。還有那個說孟浩然和賈島的兩個短篇，我們好像看見「鹿門山過僧隱士生活一般，我想聞先生與他是湖北同鄉，也許格外有好感，所以把這地位「不才明

# 聯合大會

·文靖·

第三屆聯合國全體大會業已於九月廿一日在巴黎的夏樂宮博物院原址揭幕。以過去三年中的經驗言，世人對於聯合國組織最初所蘊蓄的理想是失望了，就是本屆會議，以眼前的國際背景言，恐怕結果仍不外在一場唇槍舌劍之後，大家不歡而散。不過一種理想的實現，尤其是關於人類大同的理想，自有重重困難與阻礙，祇要人類一日不喪失對世界永久和平的信念，則聯合國組織目前雖有許多人的演詞當場譯成各國語言，轉為廣播，另一邊則為廣播，電話及電氣打字室。

夏樂宮博物院是巴黎全市最大也是最新型的建築，佔地十英畝，恰和著名的厄飛爾士塔遙遙相對。戰後法國雖然民窮財困，但為佈置會場，在今年五月中即開始動員了三千名工人，日夜從事裝修改造的工作。全部會址可以容納各國代表一千五百人，秘書及其他職員一千三百人，比較之更多的各國新聞記者與攝影記者。

在「和能夏國」一國境內的秩序，悉由來自成功湖的五十名聯合國警察負責維持之責，法國的警察祇在「境」外維持交通及一般秩序，除與會的法國代表和法國來賓外，其唯一能以法國公職人員身份駐入「和能夏國」一境內的，僅有廿名救火員。法國警察僅在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緊急召喚時始能入「境」。這批警察都是事先經過特別挑選，每人至少須懂一二種外國語言。

在會議期間，「和能夏國」有它自設的銀行，郵局，旅行社，新聞處，甚至有一所小規模的臨時醫院。在會議議場的兩廂，一邊是譯員室，他們能將每一個

## 謝疊山賣卜處

安仁之敗，先生避入蘇，日必東向哭，盜夫皆一息尚存，時以紀之。

飲恨南天歲月深，東來披髮，市隱無人識壯心。

## 鵲橋仙玄武湖夜

關機如剪，荷錢如蠟，鵲橋翻，其翼入，廣寒宮冷。雲亡誰醒？庭前已是不堪賦，況

在傳統的文學史裏我們非常遺憾的，總看不到這樣的「勝義」。我想中國文學的研究幾乎也到了令人熱昏的時候了，我們該當摘下大帽子來風涼風涼，打開過去詩文評家給我們糊的高麗紙窗子透一口氣，看看天上到底有什麼色的雲霞，地上有什麼樣的花木，不要再矮子看戲，隨人短長吧！——可是有一樣，要幹這種偉大的工作，起碼得自己先是一個有理想會分析的詩人，而且得大大的用一陣子功。

## 史記無奇

前人似曾說司馬遷因遊邊文有奇氣。這話似近情，然與司馬遷寫的是歷史，二者似，何能使史書有奇氣？

史記之奇，非奇於文，更記之人之事。歷史本是記人記事之文又如何能奇？——除謊語，全出於作者之幻想。謂人記事的人，而忽略了所記之人，而不驚歎人事之光怪陸離的。

或謂太史公若非奇人，何？這仍是疑太史公所記非實的人奇事，只是別朝的史家大都罷了。故太史公與其他史家之豐富的正義感，於有所感，不所不計。史記之被目為有奇氣，容了我國這類性質的所謂奇書出版界「奇文」「奇書」之多然於一切。美國寧有如許能寫人奇事之恩賜，非神秘地從賞這麼說：司馬遷之橫遭腐刑是人緣是天下第一奇人！